

漫长的 婚约

[法]

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 著

无论对谁而言，无论在什么地方，
爱情这东西都是一样的，
它能带给你多少幸福，
也会带给你多少痛苦。

SÉBASTIEN JAPRISOT

UN LONG DIMANCHE
DE FIANÇAILLES

深一译

CS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SÉBASTIEN JAPRISOT

UN LONG DIMANCHE
DE FIANÇAILLES

漫长的 婚约

宋冬深——译
〔法〕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著



SÉBASTIEN
JAPRISOT

CBS
CHINA BOOK SERVICE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长的婚约 / (法) 雅普瑞索著 ; (瑞士) 宋冬深译.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7

(OPEN经典)

ISBN 978-7-5404-6659-6

I. ①漫… II. ①雅…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4977号

UN LONG DIMANCHE DE FIANÇAILLES by Sébastien Japrisot

Copyright © Editions Denoël, 1991, 2003, 2004

Published by special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Denoël in conjunction with their duly appointed agent 2 Seas Literary Agency.

著作权合同图字: 18-2013-39

漫长的婚约

作 者: [法] 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

译 者: 宋冬深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吴 健

责任校对: 向朝晖

装帧设计: 韩 捷

内文排版: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http://www.hnwy.net>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21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6659-6

定 价: 2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003 ——— 星期六晚上

023 ——— 暮色之丙

055 ——— 未婚寡妇

录

085 ——— 过去的好时光

107 ——— 女王的便士

131 ——— 木制信匣

159 ——— 出借的妻子

189 ——— 奥斯戈尔的金合欢

223 ——— 军中一把手

247 ——— 对面的战壕

263 ——— 五月美人街区的恋人

281 ——— 世界尽头的向日葵

309 ——— 暮色中的秉中将

325 ——— 星期一早晨

“我看到路上没人。”爱丽丝说。

“我多么想也拥有这样一双慧眼，”国王焦躁地说道，“能看到‘没人’！还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就像我在这样的光线
下能看到真人一样！”

——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星期六晚上

从前有五个法国士兵去打仗，因为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当中的第一个曾经性格开朗、喜欢冒险，脖子上挂着塞纳省征兵办公室发的牌子，牌号为2124。他脚上穿着一双从某个德国人那里扒来的靴子，在泥泞中从一条战壕到另一条战壕，穿越被上帝抛弃了的迷宫走向前线。

他们五人一个接着一个，手捆绑在背后，迈着艰难的脚步，往前线方向行走。那些拿着枪的人，脚上也穿着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皮靴，每走一步都要发出“吱嘎”的声音，押送他们走过一条条战壕，前往泛着冰凉夜光的前线。那地方横陈着战马的死尸，散落着弹药箱，世间万物尽被白雪。

地面厚厚的一层雪。那是1917年1月的头几天。

2124号在泥潭中每走一步都必须拔出脚来，有时候还需要旁人拽着他的旧军大衣袖子帮他一把。帮他的人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把枪换个肩，扯着他发硬的军大衣，把他从泥浆中拔出来。

接着就是那些脸。

狭窄壕沟里的那几十张脸全都朝着他们这个方向，那些眼圈沾有泥浆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这五个筋疲力尽的战士，看着他们拖着沉重的身躯往前行走，走向不远处的前沿阵地。远处的夜光把树木的残枝映射过来，照在丑陋的泥墙上。头盔下，那些泥圈

眼默默地看着那五名被绳索反绑的士兵越走越近。

他，2124号，人称“爱斯基摩人”，也叫“巴士底人”，在过去的时光里做过木匠。他裁刨过木板；在打制碗柜的间隙休息时也会去喝上一杯白葡萄酒，去的是小路易酒馆，在巴黎的阿美洛街上。每天早上，他在腰间系上一条长长的法兰绒腰带，绕了一圈又一圈。从他家窗户看出去，望见的是黑瓦屋顶和飞翔的鸽子。他房间里有一张床，床上有个黑发的姑娘，姑娘说——她说什么来着？

小心电话线。

这五个参战的法国士兵光着脑袋，往第一线的战壕走去。捆绑他们手臂的绳索如同身上的军大衣，因渗过水而变得僵硬。在他们经过的这一路上，时不时会响起一个平静而中性的声音，而且每次都是不同的人在说：“小心电话线。”

他曾经做过木匠，又曾经因为自残——在他受伤的左手上发现了火药灼烧的痕迹——而被军法会判处死刑。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那是他想要拔去自己头上的一根白发，不知怎么的那杆本不属于他的步枪就自己响了。那是因为长久以来，从北海到东山，那些人工挖掘的迷宫里住的全是魔鬼。他甚至还没碰到那根白头发。

1915年，他曾得到军方嘉奖，以及一笔捕获战俘的赏金。一共逮了三个。第一个是在香槟省。那人高举双手，被一缕金发遮住一只眼睛，二十岁，嘴里说着法语。他说——他说什么来着？

小心电话线。

另外两个守着一个垂死的战友。那人肚子上不知被什么东西

击中了，兴许是火光，兴许是阳光，反正是发亮的东西。他们戴着镶红边的灰色船帽，躲在一辆半烧焦的马车底下，匍匐着前进，就这样帽子居然没掉下来。那天的太阳啊。还有那个战友。那是在什么地方？那是 1915 年的夏末，在某个地方。有一回，他乘火车来到一个村落。火车站台上，一条狗正冲着士兵们狂吠。

2124 号是个灵活健壮的人，有着年轻时练就的干苦力活的强壮肩膀。当年离家的时候是那樣的开心，充满着探险的欲望。到了北美，他扛过木头，赶过马车，也淘过金。这些活对他来说似乎有点小儿科。如今他整整三十七岁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把造成他不幸的原因说给他听，连同被大雪覆盖着的一切，他全然相信了。夜里放哨时，他从一个敌人的脚上扒下皮靴，因为那人已经不再需要，再把自己那双塞过干草和旧报纸的破鞋穿到那人的脚上。后来，他因自残在一所学校里接受处罚。还有一次因为醉酒后与其他一些当兵的干了蠢事，也不幸被惩罚。但要说自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曾受过表彰，像其他人那样努力做个好兵。他就弄不明白，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在自己头上。在积满了水的壕沟里，这五个人当中他走在最前面，年龄也是他最大。在那些泥圈眼的注视下，他那宽大的肩膀绷得紧紧的，朝前挺着。

第二个被反绑的士兵番号是 4077，来自于塞纳省另外一个征兵办。他身上仍保留着这块番号牌，而其他的東西，像肩章和衣服口袋什么的，就跟他的同伴一样被扯掉了。进入壕沟时他滑了一跤，结果弄湿的衣服让他感到刺骨的寒冷。可是，这也许能让坏事变成好事，因为寒冷可以麻木他左胳膊上的疼痛。这种痛几天来

就没消停过，还影响了他的情绪，他连打盹时都会感到害怕，因为他不清楚这么走到底是要去哪里，难道是噩梦做到头了？

这场噩梦之前他的军衔是下士，因为当时必须要有一个人来出头，而他所在部队的士兵们都希望由他来做。可是，他讨厌那些当官的。他有一种信念，即总有一天所有的人终将获得自由平等，这里面包括电焊工和其他什么人。他曾在巴黎附近一个叫巴涅的地方做过电焊工，有过一个老婆和两个女儿。他脑袋里装满了那些美好的话语，那些世界各地谈论工人的话语，统统都很在理，他全部烂熟于心。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觉得那些话都很在理，就连他那常常跟他谈起“樱桃时节”^①的老父亲也这么认为。

他一直都知道——这观点来自于他父亲，而他父亲又来自于他祖父，已经融化在家族的血液中了——穷人们用双手制造的枪炮，结果是用来杀死他们自己的，而富人们只不过做点军火买卖而已。他曾试着把这些话当众说出来，不管是在营地，在谷仓里，或者是在乡村咖啡馆里，直到老板娘点亮煤油灯，警察请求大伙各回各家。警察说，大伙都是正派人，要理智，回家吧。他不大会说话，也不大会解释。人们的苦难实在是太多了，而与苦难作伴的酒又把他们搞得头晕目眩，以至于他更加没法把道理跟他们解释清楚了。

圣诞节的前几天，在要上前线之前，他就听说了某些人干了某些事的传闻。于是，他给自己的步枪上了膛，然后看也不看，根本没留任何考虑的时间，就对准自己的左手迅速开了一枪，目

^① 《樱桃时节》原为法国诗人让-巴蒂斯特·克莱芒为纪念巴黎公社时期一位自愿参与救助的护士路易丝所做的诗篇，后来成为巴黎公社时期的代称。

的是想跟某些人那样留下来。在那间接受审判的学校教室里，像他那么做的人有二十八个。他当时很满意，是的，甚至几乎是自豪，因为足足有二十八个人哪。尽管他似乎看不到那一天，对他来说，今天的落日便是最后一次了，可他还是清楚地知道，总有一天，不管是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还是那些随军的教士，谁都不愿意再打仗，永远不再莫名其妙地厮杀。当然，他坚信这一点。他长着一双蓝眼睛，那种很淡的蓝色，眼球上有电焊工常有的小红点。

第三个人来自多尔多涅省，挂的胸牌上标着1818。当人家发给他这块牌子的时候，他摇着头，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因为他曾经靠救济生活，在救助中心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无论是食堂还是宿舍，他的储物箱都是18号。自打学会走路，他就一直迈着沉重的脚步，而战争的泥潭使他脚步更为沉重。他整个人都显得那么沉重，那么坚毅，那么顽强。他也一样拉开枪栓，往自己的手上开了一枪，不过打的是右手，因为他是左撇子。但开枪的时候他没有闭眼睛，反而是睁着的，他全神贯注、死死地盯着自己做这件事。这种眼神从来没人见过，那是一个孤独者所特有的。长久以来，1818号都在跟自己打仗，孤零零的一个人。

小心电话线。

1818号无疑是五个人当中最勇敢，也是最可怕的一个。在部队服役的那两年半里，从来没有人议论过他，他也从不谈论自己。那是8月的某个早晨，他在自家地里干活的时候被人抓走，推上一辆火车，并告诉他若想活着回来的话，全靠他自己当心，至于别的什么，他就弄不懂了。有一回，他掐死了自己连里的一

个军官，那是在沃埃夫尔^①打仗冲锋时发生的，没人看见。他用膝盖抵住那人的胸膛，用双手掐那人的脖子。随后，他捡起自己的步枪，在枪林弹雨下狂奔。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他有过老婆，跟他一样，她也曾是个弃儿。她那娇嫩的肌肤对他而言犹如远水解不了近渴，却还时常撕破他的梦境。他经常回忆起老婆身上那珍珠般的汗滴，那是跟他一起干了一整天活后留下的。还有她那双可怜的手。他老婆的那双手粗糙发硬，满是老茧，像男人的手。在农场干活，最忙的时候他们雇过三个临时工，他们干起活来都相当卖力。但男人们一个个终于都被征用打仗去了，只有他老婆一个人留了下来，二十一岁，小他九岁。

他还有个儿子，那是在第一次休探亲假时怀上的。他因此有了第二次回家探亲的机会，这时候孩子已经能扶着椅子走路了。这孩子跟他一样强壮，娇嫩的皮肤却像他母亲。他们给他起名叫巴蒂斯坦。整整两年半的时间，他就休过这么两次探亲假。另外还有一次是没假条的，最终也只到了巴黎的火车站就完了，因为没法走得更远。他相隔千里之外的老婆差不多是个文盲，既不太会读也不太会写，可就连她也明白该做些什么。为此，他平生头一回掉下了眼泪，之前他可从来没哭过。他已经想不起来落第一滴眼泪是在什么时候了。初始记忆中的那棵梧桐树，斑驳的树皮，还有树的气味……毋庸置疑，运气好的话，他一辈子都不会再哭了。

被判刑的五个士兵当中，这第三个人依然相信，运气会使他

^① 法国东北部一地名，靠近默兹河（荷兰称马斯河），是洛林高原的一部分。

们逃脱被枪毙的命运。他暗地里想，要是枪毙的话，何必花费功夫把他们押送到前线去。审判他们的地点是在索姆省的一个村子里。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共是十五个人，没有一个具备减刑的条件。接着剩下十人，最后剩下五人。每在一处歇歇脚，总有些人消失不见。也不知道他们最后的归宿。他们先是坐了一夜的火车，接着换了一列，又坐了一整天。再后来，有人把他们押上一辆卡车，然后再换了一辆。他们先是往南走，然后拐向西面，再拐回到北面。最后只剩下他们五个人，被押解着走上一条公路。那几个押解人员很不情愿做这件事。他们五个人有水喝，有饼干吃，在一个已成废墟的村子里，押送人员还给他们换包扎伤口的绷带。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

天空苍白而空旷，炮声早已停息。天冷得不行，泥泞的道路穿过这个无名的村庄，道路两旁被战争弄得坑坑洼洼的，遍地都跟孚日山脉一样，覆上了一层白雪。但这里跟孚日山脉不同的是，四周看不到山，也不像阿戈讷林区一样，全是累死人的山脊和隘谷。他用那庄稼人的手抓起一把泥土，这泥土既不像香槟省的，也不像默兹省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理智的头脑是不予承认的。直到在狭窄的壕沟里，跟在他后面的那个人将一粒制服上的旧纽扣踢到他脚下，他才不得不相信这一点：眼下他们又回到了出发点，阿图瓦和皮卡第的交界处，一群纽芬兰人战死的地方。在他们被带走后的七十二小时里，厚重的大雪默默飘落下来。跟他一样静默的白雪把一切又重新包裹住了，那些田野中撕开的伤口，焚毁的农庄，死去的苹果树的树干，以及散落的弹药箱。

小心电话线。

壕沟中走在他后面的那个人，五个士兵当中的第四个，没有头盔，没有肩章，没有部队番号，没有衣服口袋，没有家人的照片，也没有基督教的十字架、犹太教的大卫星或伊斯兰教的新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给他怦怦跳动的内心添一把火。这个编号7328的士兵来自罗纳河口省的某个征兵办，出生于马赛一个名为“五月美人”的意大利移民聚居区，名叫安琪^①。他来到这世界已经二十六年，所有认识他的人，不管是在什么时候认识他的，都认为没有比他叫这样一个名字更加牛头不对马嘴的事了。

可是，他长得还真跟天使一般漂亮，也讨女人喜欢，包括那些正派的女人。他身材颀长，肌肉分明，一双眼睛比黑夜更黑更神秘，笑起来不光脸上有两个酒窝，下巴上也有一个。他那那不勒斯人才有的高鼻梁，正应了军中流传的那句俏皮话，“鼻子大，鸡巴大”，足以让他在军营里显得趾高气扬。他有着浓密的头发，王子般高贵的小胡子，比歌声还要动听的嗓音，一副情场得意的样子。然而，那些被他花哨的眼神勾了魂的人，对他那种冷漠的自私都深有体会：他是那种装模作样、真真假假、唠唠叨叨、偷偷摸摸、战战兢兢的人。他会被一句话吓破胆，会拿死去的母亲跟别人打赌；会在人背后下黑手，倒卖私烟并骗取战时代母^②的同情心；会小气到锱铢必争的地步，也会为一点屁事闹得惊天动地；兄弟部队上前线时，他会表现得气壮山河，而自己的事情却没一件做得像样。他自己也承认他是前线的屁包里最畏

① “安琪”原文为Ange，意为“天使”。

② 战争期间，法国等地的一些负责向前线士兵写信慰问、邮寄包裹的妇女，也负责伤员的护理。

缩、最可怜的一个。问题是他根本没机会认识其他的“屎包”，所以对此他也不敢确定。

豁出去上了前线，7328号总共也就待了三个月，那是今年最后的那三个月。在这之前，他一直在茹瓦尼的兵营里受训。他在那里见识了几瓶勃艮第好酒，至少看到过酒瓶上的标签，还从身边战友那儿猜出上级军官发没发脾气。在这个阶段之前，他在马赛圣皮埃尔监狱坐牢，刑期是从1914年的7月31日开始的。那些日子里，所有的人都疯了，而他被判的五年徒刑据他说是为了一桩“感情案”或一桩“名誉案”，这要看是对女人还是对男人来说，而实际情况是街区内两个拉皮条的人之间发生了一场琐碎的争执。

那年夏天，他在高墙内蹲了三年之后，外面征兵已到了征用老人和民事案犯的地步，以致让快垮掉的部队可以重振雄风。当局让他做出选择。在与那帮没脑子的家伙打赌之后，他做出了选择，说是战争几个星期内就会结束，法国人和英国人肯定就要完蛋了，而他在圣诞节之前就能脱身。本以为，他只要去埃纳，在地下壕沟里吃两星期的兵粮就行了，没想到一待就是五十天，简直就像被判了五十次的百年苦役。那五十天的无期徒刑他是在弗勒里、绍富尔森林以及普瓦夫尔沿岸度过的。那些可怕的分分秒秒，那种连绵不绝的恐惧，全为了争夺这个充满臊臭的老鼠夹子，这个两边都死了不少人的、枪炮声没完没了的破地方，这个凡尔登前方的都奥蒙。

但愿圣母也能保佑这些混混，他们会一辈子感激的。他并没有跟头一批人上去，也就免除了被先占领阵地的敌方开膛破肚的